

# 星華



電報

第一卷第四期  
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星華文藝社編  
本期目次

電報	夏蒂	每逢一日十六
偷走	潘小平	日出版。
還願	辰仲	定價：每期三分。預定：全年二十四期連郵六角；半年郵六角。
活財產	甘村	劉枕濤
燈下談叢(續)	劉枕濤	郵六角。

通訊：北平  
北平大學法學院第二號房

夏蒂

一行人，向歸家的路上走。鴛鴦，飛燕，老鷹，百靈，茜娜也在內。

彷彿那不是歸家的路，而是一條充滿了污水的溝渠。僻，腐爛的臭氣，會窒死人。但是，又像什麼六街三市，人這樣多，嘈雜而又紛擾的聲音，會震破了人們的耳殼，感覺到這就是人間，是可怕的人間！

變幻極了，稻草的結索，會變成長蛇。那原先似乎看到是溝渠的，現在又不是溝渠了，原是一條被淹浸而又荒涼得看不到一個行人的僻巷。僅可以約略地——似乎又不甚可靠——看到那街石，像水上的浮鷗；同時也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和天河。又聽到一種聲音，很微弱的。但是這種聲音，並不像那病人知道自己立刻會與死神握手，哀求上帝解救的聲音，是一種帶着很多鼻音底一種沉濁的聲音，使人聽到只會發悶！這，絕不使人會感到有這情緒——頹廢的——而只感到牠是有這麼的一種熱力——興奮而又向上的心

星華半月刊 第一卷 第四期 電報

情。他說：「勇敢些，親愛的戰士！這雖是一條污濁的溝渠，假如你們能有絕大的勇氣，不顧一切的馬上就衝過去，那彼岸也就是你們的快樂而又幸福的花園。去，去，去！那水是不深的。說不定中途還會有有人扶助你們，不要怕！」

但是，我們並不因此而感到胆壯，但也不畏意。我們走到這巷口時，還是一樣地舉着我們沉重的脚步向前踏去，像在雨天走雨天的路。水馬上就發出才木的响聲，起着一層層的波紋。最先浸到腳盤，小腿和膝；再進，大腿，屁股，腹，腰，胸膛也浸到了。只有一個頭，可以看到，還可以想事。但是，光明一些也沒有，全是黑，黑得像瓦密。不過，我們並沒有一些害怕的影子，仍在水里扒，也不覺得冷。身體怪輕浮，像汽球。隨後，真的有一個人出現，在這溝里。是一個四十來外的誠樸得有趣的農人。短衫，短褲，皮膚全是赤，像蒸透了的年糕。手足的肌肉畢



係，是那麼結實，壯健。使人覺得他是這麼可親可愛。

他，那農人，全把我們很安穩的，沒有一些像在水里行走的情形；就是我們也不像在水里爬起，衣服，鞋襪也沒濕。一送，就把我們送到一隻門邊。他同時在開那門。這門很奇怪，初看去是溝里的水閘，再看又是像監獄里的鐵柵。一條很粗大的鐵鍊，繞牢那門柱，還加上一把很大的鎖。他很敏捷而又技巧地把那鐵鍊弄斷，鎖弄壞，很安閑而看不到那苦難和驚慌的色澤，在他的臉上表現。不久，那門也就敞開了。

出了門，我們就看到那光明的世界。什麼都是這麼的新鮮，活潑，有生氣。比着那先前在溝里時，完全是變了一個樣。假如我們說先前是地獄，那麼，現在只好說是天堂了！頭上是暖和的太陽，耳朵里是快樂的歌聲。嘴里是愉快的歡笑。觸到眼簾的是一片紅，紅的花，紅的屋子。另一片是綠，綠的樹，綠的草，綠的秧苗。風溫和地在吹，吹開了天上的朵雲，也吹來了村野的花香和糞香。農人們，一個個快樂地在田裏工作，路上來往着人，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浮動着一層喜氣。這，全像是春天，什麼都在這春天里孕育，誕生，長成！一種歌聲盪漾着在這溫和的空氣里：

我愛聽那蛙聲，

那蛙聲好像是天上的仙樂。

由春唱到夏，由夏歌到秋；

唱豐年，歌多穫！

東邊說了一聲：「着！」

西邊也和着一聲：「噫！」

南邊說了一聲：「着！」

北邊也和着一聲：「噫！」

噫！噫！噫！噫！

活躍！活躍！活躍！活躍！

歡喜！歡喜！歡喜！歡喜！

慶祝！慶祝！慶祝！慶祝！

快樂，快樂！

工作，工作！

得到一切自由，

擺脫了一切束縛！

鈔票滿地沒人拾。

懶骨頭死溝壑，

資本家溜外國；

大地主被放逐！

唱豐年，歌多穫！

由春唱到夏，由夏歌到秋；

那蛙聲好像是天上的仙樂，

我愛聽那蛙聲，

我們大家都被這歌聲陶醉了，不說話。個個人都好像喝了一杯那甜蜜的紅酒，身心怪飄逸的。你看我，我看你，他又看他。個個人的眼睛里都溜轉着那愉快的喜悅的目。

光。那時，我也同樣地感覺到而直覺到：那人生的有意義的快樂的氣氛，全籠罩而統治了我們的周遭。但是，當我在那一剎那，快樂達到頂高峯的一剎那，我發覺到茜娜，她，不和我在一地時；於是，我又由快樂的最高峯潛跌，被擱在幸福的園外。愁苦，悲哀，煩惱都做了我的膩友，什麼快樂，幸福，全是沒有我的分。

我似乎重新在痛苦里，在一切的壓迫下偷活，和沒有爬過那溝前一樣。我徬徨，我惆悵，像失掉了我什麼寶貴的東西。我想：我們以前是怎樣的過着那刻苦的生活，怎樣的分工，怎樣的合作。吃的，不消說是缺乏營養，穿也是一樣被舊。那一天不是和困苦掙扎，惡勢力暗鬥？那一天春光過？但是，我們的愛呢？並不因此而感到動搖，陷入絕境，我們始終一樣的愛着，戀着，生活着，沒有感覺到我們是窮困。好了，快樂的境界到來了！我以為有苦已然而同當，有福也應該同享。這不是什麼奢求，苦痛過了，應該是快樂的來臨！然而，上帝！現在我們為什麼偏偏就要遠隔呢？這樣一想，更加拉長了我念茜的情緒，痛苦的鐵椎更向我的胸膛擊敲。我的心是這樣亂，我的頭是這樣的昏沉，好像澆上了幾十斤的鉛或鐵。末了，我毅然決然地離開了這快樂的鄉土，離開了這鄉土里的一切可親可愛的人們。我獨自找茜娜去。

我流浪着街頭，躑躅在曠野。挨着寒，忍着餓，登山涉水，露宿風餐，逢人便問，但是我的茜娜呢？沒有人曉得。然而，我並不因此灰心，或減少了我緊念她的回數，要找到她的一種渺茫的希望底熱。雖然，處處都碰釘，被人目為瘋子，叫做傻瓜。我還是鼓着我的絕大的無畏的熱

力去找她，在這茫茫的人海潮里。我想：「她總不會這樣勇敢，把過去的一切付之丙丁或東流！」我這樣的自解自慰而自信着，她給我的唯一的愛情。

不知在什麼地方，總知覺得是在中途里，我又重達到那農人。他，現在似乎比以前年輕得多了！全沒有一些老態。衣服也穿得好點，不像那穿短衫短褲的人了。不過，那誠樸的態度，還是使人可親可愛，沒有變。我想：「這也許是他的環境變了，他的生活較好點，所以年紀也輕了許多。這是想當然的事。」他和我打招呼，我也向他點了一個頭。末了，我還問：

「茜娜你知道嗎？先生！」

「是不是時常在××文藝半月刊上，發表文章的那個茜娜？」

「是的，先生！你怎麼會知道她和××？」

「呵！因為××是我們很歡迎的一種刊物。茜娜嗎？她不是××部××科的科員嗎？」

我高興極，我曉得我可以會到茜娜了。隨後，我補闕了這一句見面禮：

「先生，你貴姓大名？」

他看了看我，不慌不忙，也不說話。很靜心的由他的衣袋里，掏出了一本日記冊。他翻了翻，跟着就遞給我一個紙片。我定睛一看，原來是一張名片，上面印的是：

××部××科科員特諾斯

我完全明白，原來他和茜是共部做事的。於是，我繼續着問：

「那麼，先生一定知道她的住處吧？」

「是的，我知道！」他爽直的說：「她現在不是沒有在馮部里做事了嗎？你知道！她感到她的智識太缺乏，太幼稚，不夠用；她現在又回到過去過她的學生生活了。她也曉得社會事業比自己的什麼事體都要大，重要，然而，事業是人為的，假如人是沒用，談得到什麼事業不事業，自己生活都不能！所以，她不顧一切而去了！校址在非黃縣，學校名叫騰達大學。你要找她嗎？你照我說的找去，那一定不會給你失望，你相信！」

「勞駕，勞駕！」

這樣的說了幾聲，我就離開了那農人。

現在我又走上一條大道了。雖然，還是孤另的一個，但不覺前途是有了一種一個憧憬，那憧憬是熱情的明燈，是茜娜的幻影。彷彿走夜路的人，突然發現了一粒微光，當然！比以前和幽靈一般在黑黯里摸索，是兩樣底心情了！

那太陽是這樣地溫暖，風是吹得這樣柔和，野花的氣息是這麼香甜，暢快極了！尤其知道了茜娜的地址，在我的心里，有說不出笑不出一種快愉，好像做了幾年乞丐，意外在一座冷落的古廟里得到了什麼寶。緊縮着的肩頭舒展得這麼斯文，緊閉着的心扉打得這麼開，遼闊而又澄清的湖水都不能比擬牠的單純，大人們的客廳都沒有牠的幽美。只有茜娜的麗影，才有這個資格，才配稱，才會佔據了我這淨化了的玄妙之宮！我的心靈底深處。隨後，我全沐浴在思索的槽白里了。

我想：她已然這樣慷慨地給與我那絳色的相思底項鍊，我又何妨很客氣地報她以那灰色的苦痛底恐怖的心枷

。她已然這樣的像陣風般的姿態飄然過去，我又何妨效顰兩般的故智突而其來？」於是，我就想在一種報復的手段下，「突而其來」的那驚喜的成分里，來完成我上面所想的達到的目的。但是怎樣才能達到此目的呢？這，又不能不使我去籌思，熟想！寫信吧？太慢，不緊張，同時也不隆重。打電，對了！快，緊張，而且堂皇至極！好，就這樣吧？我毫不遲疑的這樣決定着。

不過，打電固然決定了，但，打電也是很平常的事，有什麼異奇？有錢就可以打！快，固然快，緊張也緊張，堂皇當然不在話下；然而，也不過在接到時，得到一些驚喜，知道你是有心，或許她多想一下，曉得你是在開窮，還能想到她，等到這一剎那的情緒由沸點降到中和時，那不是等於白打，那不當寫一封痛快的長信，來得有力，為什麼要電報。說都恐怕不能把自己的心情表白；又貴，何苦來？不要發傻吧！

末了，想來想去，終歸決定了我想達到此目的——使她幽禁或囚籠在那灰色的苦痛底恐怖的心枷里過活——除非我說一次說話，不是總不成，我的電報一定白打！但是，說說話又怎麼樣說？我從沒說過，而且我實是不願說！固然，我也曉得情場中，說說話的人真多。不過，在另一方面，我一想到自己的現在的景況，昏，呆，跌跌，這，全是那離別造成的絳色的相思底項鍊所牽圍，就成了這苦悶的曠場。雖然，我不能全罵她是造成這離別的原動力！——因子是她；其中自有種種因，種種象，才結成了這樣的果。但她也總得負相當的那慷慨底賜予的那一部分，因為她太乾脆，太坦白而又太勇氣了！末了，我還是自願的要

說一次謊話。

隨後，我以爲已要說謊話，乾脆點，說得越說越好。於是，我決定說我病的謊話。不但是說病，而且說很危，就要死了。因爲病固然是可怕的炸彈，然而，那死更是可怕的毒氣！我想。未了，我的電報決定要照這個形式打：

非黃縣騰達大學茜娜我病篤速歸一訣卡叩

這時，一條大路就要被我走完了，遠遠地隱約的可以看到一座古城。眼前的問題，是電報局。電報局在那里呢？這樣生疎的地方！我心里是這樣的自言自語着。正在被這問題敲擊到萬分難過的時候，一抬頭，「啊！這真是意外」，我說。前面移動着的一個黑影，原來是我的哥哥卡凡。於是，我很高興的問，不管他是到什麼地方去，有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情，可以久留不？但是，他前進的興奮，被我阻止了。

「凡哥，電報局在什麼地方？」

「幹嗎？你要打電報嗎？」

「是的，我正想這樣做。」

「給誰？」

「茜娜！」

「茜娜不是就住在那城里嗎？唔！錢多了，沒處花，這樣近都要打電報！你昏了嗎？打電話，說打電報，走也可以走到了，嘿！」他非常的奇怪我，在他的臉上看來；他那兩隻有力的眼睛，在我身上的各部分，溜溜的轉。

「不，我是要打電報！」

「那不是嗎？那一堆堆像坟墓般的房子，就是騰達大學！」說完，他走他的前程去了。

我跟他的指處望去，果然那邊是有無數的黑石頭般的房子。背後一帶是矮崗，長的全是松，那針般的葉兒，是翡翠那麼的翠綠。兩邊是水口，又是這麼狹的一條石砌的大路，望去和那鵝黃色的山崗，青色的草木相映，顯然是根白色的大帶。那小溪的堤，全是竹林，間着幾株桃，花開得正盛。紫燕像穿梳般的在飛。雞在啼，犬在吠，由那溫和的微風里還帶來了農人春耕的消息：「嗨！嗨！嗨！」的，叱牛聲。那時，我想：「這是多麼有趣！」頭低着，閃了閃眼。

當我再想定睛去看一個究竟時，忽然我聽到一種呼聲：「躺下，快！」接連就是那咄咄的槍聲，隆隆的大砲聲，喊殺聲。我很快的伏在地上，彷彿又在一個岩洞里。不久，那聲音是沉寂了，好像另外一個人，在對我說話，一抬頭，碰到石上去，痛極，我醒了。原來我還是安然的睡在床上。

我睜開眼睛看看，房裏是漆黑，紗窗上還有點月色。所謂光明的世界，農人，同伴，電報，騰達大學的校舍，風景，槍聲，說話的人，全隱了形。只是我一個人和往常一樣，明知茜娜是睡在我的身旁，但是自己還是無意識地在生茜娜的氣：

「你爲什麼離開我呢？茜娜！」

這話不曉得是說過幾次了，今天是……。

## 偷 走

潘小平

六

太陽將落山的時候，我放了學，高高興興連跳帶跑的走回家來。進了大門却見第一「二大門」站了許多人。那一定又有什麼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我心裏這樣想着就放快腳步跑進人叢中去。出我意料之外，看見一個女人在檐下縮着。一看那衣服就知道她是一個使女了。她的頭髮散亂了，一個歪得不成樣子的髻，好像是被遺棄了似的，可憐地，孤另另地攤在地上。她的腳被縛着，手也被縛着。因為手還是背着縛的，所以她的身體取了一個斜側的姿勢。她的面覆向裏面，使我一時認不清她是誰來。我好奇地跑前幾步想認個明白。——哦，她的嘴唇上流出紅紅的血來！面部儘是一些傷痕，眼睛閉着，微微地呻吟的氣息還可以聽到。我的心忽然顫動起來了。呀，一個垂死的人！昨天跟我在井欄上戲過水的桂喜！

「雅兒！」我的背後忽然有人喊我。

「媽！」我掉轉頭看見是媽媽就跑去牽住她的衣角，左手還緊緊地夾着書包。

「媽，她做什麼來？」我的心還跳着問。我不知道她究竟幹了什麼事，受這樣的苦刑！

「她？偷走哪。」

一幕在路上逃走與及給人掙回來的情景在我的心上顯出下去。這時我的心非常的難過。那是多麼殘忍呵！

「好大胆的丫頭哪，」我又聽到六叔婆在那裡帶罵帶嘆氣的說，「三光半夜敢偷走！」忽然她發見自己的

使女在什麼時候站在她的旁邊看熱鬧，就狠狠的罵道：「你這丫頭，呆在這裡看什麼？看你乖乖地學好！快做你的工夫去！」那被罵的丫頭，冬喜，像着驚的老鼠似的跑開了。

「現在的丫頭真不識抬舉的。在主人家裡有穿有吃，天天只不外，拚幾担水，洗幾件衫，幾隻碗，帶帶小孩子，——還有什麼苦呢？好好的還要偷走，走出去受苦？」五叔婆在發出她的悲憤的論調來了。

「你那裡知道她的事？她要嫁人，她要跟男人走！」

「吓，敢做出這樣的事來啊！」

「吓，不要帶壞我們的丫頭哩！」

「吓，把我們屋人的家聲都敗壞了！」

「吓，這種人還要得嗎？」

「吓，……」

「吓，……」

一陣忙亂的聲音從我的耳朵中左穿右插，那垂死的人竟又成為衆矢之的了。我不知道為什麼這件事情使得她們這樣驚異，那一定有什麼神秘的罷。

來了。我緊緊地依着母親，眼睛却仍舊盯着她，那輪着的垂死人，作種種黑夜中恐怖的幻想。

「我說哪，當我昨天晚上喂毛兒吃粥的時候，她收了衣服還懂天喜地的跑過來毛兒長毛兒短地逗着他玩。我說你還不快點將衣服收回去，做完你的工夫，你的老爺娘又

要罵你了。她說工夫早做完了，又玩了一會兒才去。——  
着她的樣子那裏猜得到晚上就會偷走呢！」在我的旁邊站  
看的五叔婆喋喋地向女主人陳述昨晚的事情。

「不要說你，」女主人開始說，「我又那裏猜得到呢  
！天將黑的時候，她自己拿了一張紙出去。問她到那裏去  
，說大便，大便；叫她快點回來關照門戶哪，也不知她聽  
到沒有，唯唯地就出去了。待我哄睡了兒，起床來看看  
；正大開着。叫了幾聲也沒有應。我說這了頭一定趁着大  
便在廁所裏跟誰的丫頭談話忘記回來了，就特地往廁所  
叫她。誰知也沒有應。我火氣着，打開廁所門要拖她出來  
，天！裏面空空的一團黑漆，倒把我嚇了一跳。你說這樣  
的野頭鬼可惡不可惡？——快點給我死去！」她咬緊牙根  
說了最末的一句話，同時凶凶地用脚尖踢了那輪着的囚犯

## 還願

正是秋天，炎炎的太陽高臨於清碧的晴空，肥厚的田  
地都懶懶地躺着休息，那田坂上的裂痕闊大的張開着，好  
像泥睡的人們的嘴吧。無數的蝗虫在寸長的稻根上飛躍着  
，發得着，有似牀上吮血的肥虫。沒有聲息，沒有振動，  
大地真和平地睡死過去了。

大地是和平地睡死過去了，人們却歡欣地的忙碌着。  
倉裡滿滿地裝着金黃的穀粒，屋旁團團地堆着草柴。  
老人們看着不由得心裏不高興。屈指算：今年收了這些担  
，完粮，繳租，來年種子，肥料，現在納團防捐，戶口費  
，自家食用的除外，尙餘這些担，付清蔣二爺，王老

藝華半月刊 第一卷 第四期 偷走

一下，好像已往的處罰還不够，還要多報復一下昨晚的一  
嚇似的。

「哎喲！」囚犯沉重地呻吟了一聲，被踢起來的頭又  
重復側。

「老爺娘吃飯。」是我們的使女蘭喜的聲音，她已經  
在什麼時候站在我們的面前了。母親牽了我的手回去，又  
對有意在那裏呆一會的蘭喜叱道：「你看什麼！也想挨打  
麼？」她這才跟了我們回來。

晚上我爲了這事老是睡不着：

——她還躺在那塊地方嗎？她就這樣被細着過夜嗎？

那從嘴唇上流水的血影使我非常恐怖！

一九三一，八，一六，作於西湖。

辰仲

板的利錢是足够了。你說這不是蛇神爺保佑俺們窮人是什  
麼？

男人們都到蔣二爺家商量去了，商量的是今年蛇神廟  
演劇酬神的事。前幾年沒有替蛇神爺做生日，所以就一連  
早了幾年。這是因爲蛇神爺怕俺們小氣，連他的生日都不  
肯化費一點，熱鬧熱鬧，於是把這一方的雨水一起吸進肚  
子裏去，再也不肯噴出一星兒。虧的王老板聰明，今年春  
季對天許下願心，若是蛇神爺發慈悲心，今年給俺們吐幾  
滴沫星兒，風調雨順，五穀豐登，俺村裡情願加倍報恩，  
往年一台戲，今年兩台戲，往年十樹花燈，今年二十樹花

七

燈。外加烟火，全豬全羊。俺則率領全村男女登門頂禮酬謝。

蔣二爺的主意，今年比往年不同，花消既多，廟產出息自然不修開支，提議每戶繳穀一担，不分貧富。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不是蛇神保佑，俺們那裏會有今日！

這次連告老家居處的蔣秀才都開口了：「旁的事情舉辦都容易，一牽涉銀錢，事情就棘手了。蛇神肯施恩，是大家的福氣。如果有幾個吝嗇的，看着大好的穀子捨不得，難保為頭的人辛苦。俺三年來不管事了，有的都叫俺的三小子幹，近來他科也拿得穩，算盤也打得靈，借利子錢也放得準，還寫得一手好賬目。現在由俺出名繳穀，俺三小子負責，催討，說不得俺來辛苦一次，看俺這副老面，大家攢錢總會容易一點，何況俺家有的是廳堂，積穀也够寬，人手俺家有的是，秤桿，賬簿都現成，大家看是怎樣？」

大家一陣靜默，可以清楚的聽見隔壁書房裏，蔣二爺的兒子打算盤，跌力得拉的珠聲。幾個伶俐一點的，趕緊贊美秀才的急公好義，順便推舉自己也來幫忙三小子。於是大家都贊成秀才的話。接着，王老板担任了採辦，李保正承認了酒席，湯大肚答應了花燈，大節目都有人去做了，小事情，像打掃廟宇懸燈掛綵，也都分派停當，這商議就算完結。各人在回家的路上，都覺得滿意，出錢是應當。最難得的是秀才的熱腸。

田野上是依舊那樣平靜，嚙草的牛羊也照樣的安詳。你可以看見蛇神廟的道上，有若干壯年的農人們僕僕的來往。他們都懷着長敬蛇神的思想。

蛇神廟是整整三間大堂，有輝煌的金字匾額和紅綠的綢製神帳。蛇神居高臨下的坐着，全身金甲刺眼地發亮，更惹人注意的是吐露的雙尖的長舌，和突出的眼珠散射兇光，使你會想像，這等威風的形相真會具有生死人羣的力量。這時候，廟裏廟外都已懸燈結綵，添幾分莊嚴的氣象。

這廟宇坐落在青鶴山旁，對門有一片大空場，兩座剛搭就的戲台就佔據這場地的中央。一切都籌備就緒了，只等待蛇神聖誕的臨降。大人們是希望着這天，為的忙了這多時也該到那時喝酒看戲樂一樂；女人們也希望着這天，好讓新製的衫子和央着勇人上鎮買來的胭脂到人前顯一顯；孩子們更希望有這天，為的好喫好玩，又有新鮮熱鬧看。

整個村落都充滿忙碌的擾攘。湯大肚的兒子若谷和他的朋友們心裏也充滿思慮的緊張。他們會議，討論如何利用這稀有的機會，做一種對社會有利益的工作。

在村中小學裏，若谷及其朋友們在緊張的空氣中協商；迷信使農民盲目，使農民保守，使農民消失反抗的力量！我們要覺醒他們，就必須粉碎他們所迷信膜拜的偶像。這次酬神會是高利貸者蔣三爺發起，劣紳蔣秀才惡霸李保正和財主湯大肚等把持。他們是借機會來吮吸農民的骨髓，借機會來把廟產部份地中飽私肥，他們拿去每戶人家一担皮，還要人們死心塌地相信他們是急公好義！我們要在農民面前揭穿他們的鬼計，暴露他們的陰私，使大家認識他們的面目。回憶他們過去所幹的罪惡，燒着憎恨的火飯，引起仇視的情緒，向這些吮血者作過去的清算！



候已經逼近了，我們要加緊努力，分配當前的工作，製圖畫的標語，收集吮血者們的私肥證據，分頭說服他們，使他們對那些吮血階級有充分的認識。

工作的步驟決定了，任務分配了，若谷當跨出那會議的小房子時看了一眼朋友的臉色，他們大都興奮得雙頰漲紅，咬牙瞪目，表示犧牲一切的決心和勇往直前的豪氣。若谷是感動了，一半也是爲了敵方竟有他的父親湯大肚在着。他驚訝他的勇氣和堅定，同時覺得自己真是一個英雄，一個革命的英雄，他爲自己的幻想陶醉了。

戲台上鑼鼓喧天，正在演着白蛇傳。孩子們在人羣中擠來擠去。口裏噙着糖菓，莫名其妙地看着大人們伸頸注視台上。年輕的小子們對着坐在戲台兩翼高腳橙上的女人們弄眉眼，自然他們不會知道這時正有重大的事故發生。鑼鼓的嘈音突然中止了，若谷的聲音可以清晰地聽到了，他是在對農民們演說。

一羣狂呼口號的年輕人潮水般擁進廟裏去，花燈踏爛了，神帳撕破了，蛇神粉碎了，一切被破壞，一切被阻

人羣的噪音淹沒了若谷。

「他們帶着狐疑的眼光互相詢問。」

「那是怎麼一回事呀？」

「李秀才該死，他騙了我們的錢麼？」

## 活 財 產

是黃昏了，映在眼睛上的東西，一切都帶有神秘的意

藝華半月刊 第一卷 第四期 還願

「有錢的都不是好人！你聽他說！」

「去年王老板硬要我的兩畝好田抵他的利錢呢！」

「若谷不錯，他們都該死！」

「若谷把他的父親都算進去了，都算進該死的下流東西裏面去了，你不會聽說？」

「但是他們爲什麼要打碎蛇神爺呀？不怕報應？」

「我們都要遭殃了，蛇神爺會生氣呀！」

「讀書人不敬神佛，但是湯大肚的太太不是說，若谷是土地神投胎麼。」

……事件是和緩下去了，若谷及其朋友們終於被逼出

農民知道了那些高利貸者的罪惡，但他們也承認若谷及其朋友們的舉動不當。他們恐懼蛇神的權威甚於地主高利貸者現實的壓迫。他們屈服於李秀才的說教之下，雖然沒有全部聽從蔣二爺的話，把若谷和他的朋友們打死，而若谷們提出於他們有實惠的辦法，心裏雖懂憬着，希望着，但沒勇氣使之實現。

時候很快的過去，若谷的影像已經在人們的心中淡却。唯一的結果，只大肚太太想念她那土地投胎兒子時悠長的嘆息。偶然老人們談起若谷時，總覺他是害了瘋狂病，或者想像若谷生前，在做土地神時和蛇神結下了深仇，特地出世來報雪。

## 甘 村

味，呈着苦悶，幻滅和死亡的色調。那些偉大人物饒厚利

用黑夜活動以求這貪婪的慾望得到滿足的業已化身的才子，高興得穿梭似的飛着，張開翅膀交奏着這「嗡嗡」的音樂。

在床上橫躺着的杜貴，光着上身，雙膝崛起，像座小山。兩腿下垂，彷彿是在沉思。左手枕在頭下。右手雖拿着把葵扇，但沒使用。如果把那塵埃洒遍，百孔千結的帳來作畫幕，那末，着上的色彩就是：一根毒蛇似的烟槍，一盞燐火般的烟燈，以及魔鬼一樣的烟瓶，烟托，烟挖，烟針，和滿帶十八世紀風味的錫壺，茶杯，汗漫滲漬的被席，褪了色的皮枕，烘托着一具頭髮直豎，臉孔蒼白，青筋巨身，又醜僻又瘦削的僵尸。——你瞧，這是何等深刻的一幅光明前夜的傑作！

許是癡魔爬上了他的神經，他的嘴上突放出一聲「啾啾」。但是，因為嘴巴張得太開，一個得意而且驕傲的蚊子很勇敢的躍進他的喉嚨，接着便來了一串的「咳嗽」。他撐起有點痲麻的腰肢，把那瓦斗烟桿在床沿敲了幾下，滿滿的裝了斗烟抽了起來。那些烟浪就悠然的一陣接一陣的從他的鼻孔，他的唇邊飄散在空中，使那些愈鬧愈猖獗的雷音由隆隆而緩和，由緩和而寂然。

門簾開處，填上一個背駝的黑影。這黑影發出一聲：「阿貴！」他的視線迎接上去打量了一下，便連忙的站起：「啊！老六叔！——請坐！請坐！」接着斟了杯茶奉給他，並遞給他剛從嘴上拔下來的煙斗。不過，這老六是杜家將來有希望族長位置的一個，在他的子侄們跟前，一切都要裝着儼然是個紳士，不輕易和杜貴這般被認為是羞宗辱祖的煙鬼來往的，雖然他也是個黑鄉君子。他現在居

然「蒞止」，阿貴爲着要表示這「主」的禮誼，和敬老尊長的義務，剔亮燈火，把自己僅有的煙膏獻出來，在一種謙虛推讓之下，便主客交互而吹了。

烟瓶的底出現了。阿貴着手挖烟滓。他坐了起來，吸了兩筒黃烟，彷彿要說的話才得了機會似的：

「阿貴，老怪，我剛和阿光說過……」

「他怎麼樣說？」貴忙接着問。

「唔！唔！他吐了口痰說：『他，你還不明白嗎？——』」

「他究竟肯出多少？」

「百五！」接着，更申明一句：「他說，多一個大都不要！」

「不要就拉倒！」

在阿貴的聲調裏顯然是含有憤慨的意味，他恐怕他的賭氣真的來了一個「拉倒」，便慰勸般的說：

「反正不是別人，是兄弟，——老怪，你也看破一些罷？」

「就說是兄弟！不然，五百塊我也不肯，別說三百。」

「唔唔」的聲音又從他的鼻孔裏放散到那給烟波，烟絲，烟圈，烟味所統治着的空氣裏了。這「唔」聲，似是冷笑：「現在的年辰是不同的，誰有那麼傻，肯化三百五百塊洋錢去買一個將來不知道是「人」是「鬼」的孩子？」

「自然，像那麼體面的孩子，三百塊是不多的，不過」他說到這裏，好像這「不過」下面的話就應防着那前

刻鐘在揚威耀武，現在却不動聲色去咬他們的蚊子要洩漏「天機」似的，放低聲調說：「老侄，我和你說句商量話，你少使一點，」伸出兩個指頭：「這，怎麼樣？」

「二百塊嗎？不！太少。」

「老侄，看六叔的面！將就一些。」解開腰袋取出五個

雙角：「老侄，這個你先領着罷！」

「不行！這不行！」

「來哪！」他把那角子遞到他的手邊：

「你先領着再說，老侄。」

「不行！不行！」

杜貴的答話老是「不行！不行！」他有點惱了，「那不行就算了」這句話，幾次都衝到他的唇邊了，只是，他覺得想保住這「機會」的眼睛，許多在貴的前後左右閃耀着，不由他不把牠咽了下去，化爲溫和，委婉才吐了出來：

「老侄，這還是六叔隔山招呼的，阿光答應不答應還不敢保險」。爲着要證明這話並不是謊話，復指着那油燈，賭咒的說：「如果是騙你的話，就像這哪！」

「謝謝六叔的好意。他已然這麼吝嗇，我會帶到K城去。」

這K城是H地方接壤的一個縣分，一個缺乏孩子的地方，因爲那些人們多數都是「重利」的商人，把年紀輕輕的太太白白地安置在家裏，自己却隻身飄到星加坡，泗水，爪哇……地方去，叫她們感到膝下的空虛，感到孩子的需要。于是，被媽媽背着，爸爸押着，媒婆前導而離開日鄉村的小天使們，就從沒有一個給她們不歡迎而有歸來

的幸運了。雖然年來那些「南洋客」好像覺悟了從前的錯誤，感到了外寇的威迫，一批一批地折返故鄉，也和H人們一樣努力地在趕造新中華國民，可是H人們的腦裏還沒刷去舊日的觀念：K城是養發孩子的尼岡。

「老侄：錢是再多也用去了的，帶到K城去雖可多得一點，但是，自己的眼睛却不能再見他了。怎及過與兄弟，時刻都可以照顧呢？」

「這有什麼關係？賣了，就是別人的矣，倒不如「眼不見肚不問」來得乾脆。」

雖然貴的嘴裏是說得這麼爽利，但是心弦却不免爲「不能再見」這話所敲擊，一層遲疑，猶豫的雲彩，在他那灰白，爛油漬漬的臉上浮現了。

「老侄，反正手盤手背也是肉，六叔難道還會厚此薄彼嗎？」他再把那五個雙角遞到他跟前：「老侄，這個你暫接受罷，一切交由六叔去辦好了！」

夜深了，鷄聲遠遠的送來。懊惱爬上了他的心胸，痛苦咬嚼着他的腦筋，他默默地看着那盞植物油味迸發，洋溢的燈焰，彷彿是對牠訴苦，又好像希望牠把一切的痛恨化作雲烟，變成快樂的氣氛。他懷疑老六要打他的斧頭，怨恨阿光故意的還價，咒罵福昌老板不再除給他煙土。他想，如果他不是抽上了這口烟，他自己也是牛叫豬叫的，怎麼會鬧到說賣孩子的話呢？

本來，他是個沒一點嗜好，奢望，又勤奮，又老實的農夫。他承受了他的父親從他祖父遺下的幾畝田地，自耕自吃，倒是不難過活的。只因他該當倒霉，不好的坐長

到那繼不是天堂，也並非地獄，有體力便有工可作的平凡的地方去，徧徧揀了這位置在韓江上游，毗連嶺南的江福地。這福地，是年來才被人類所注意的是許多綿亘的山脈所織成的，面積很小，人口却不缺乏的。在從前太平無事的辰光，那些被環境迫成能够耐勞耐苦的農人，每乘耕作的餘閒，就可一棍担竿，一雙落腳到江城挑一擔土布，或販幾塊洋錢的鹽，挑到信豐，安遠……去，回時也有茶，煙葉，草紙，黃精，蜂糖，桐油之類可挑，並不會有「閒」的苦惱。可是，自從那一帶交通被某種緣故阻礙了以後，那些農夫就不單收入少了一筆，並且更給種種惟錢才可完結的名稱所困厄了；同時，一般體力有餘的青年人的生命唯一的保險公司就只有煙館和賭場（其實這倒是愛國的最上乘辦法，已可以過癮暢玩，又可增加國庫收入！）不然，常常平空一頂「嫌疑」的皇冠罩上尊頭，你就會有殺頭的資格，至少也就具了離開父母妻子的條件了。

他想，犛兒，多伶俐，活潑！叫爸爸媽媽叫得多親切！叫化子也還要養孩子，我怎能丟棄他呢？不，絕不！無論如何，我也得撫養他呢？

可是，在這一剎那間，他的耳邊却突然來了這一句：福昌老板的賬怎麼辦？于是一個鼻歪，嘴扁，眼斜，煙氣騰騰的臉孔便馬上呈現在他的跟前，使他全身的神經每一部分都通過了一陣寒威，不禁毛髮悚然。這福昌老板，有一種特殊的權威，不論怎樣橫蠻的有了癮的青年人都害怕他，要承順他，要受他支配。不過，他也有一種上帝特給予的「好施樂善」的慷慨，如果你還是一個黑幫門外的傻瓜，只要你肯踏進他的煙館，他就會很客氣的：「來來

！試一筒。」同時還會對你的擔心表白出來：「別害怕！一次絕不會上癮的。」萬一這樣你還不接受他的盛意，他將惱你無禮：「這是故意害人的啦！他的心地也是很寬洪的，對於有了癮的青年人，只要是將來有父業可承的，縱使一文不名他也毫不吝嗇地儘量供給你大吹特吹，非待到你不好意思推却時候，絕不向你索賬。並且如你無法付賬，他會指給你以光明大路：「你爸爸的箱裏不是有田契嗎？」

福昌老板這樣不知訓練多少安分守己的青年，絕對不消再勞那負有維持鄉村安寧的為國為民的兵士和團警要注意的青年。杜貴，現在為着他所苦惱的杜貴，就是其中的一個。這苦惱並不是為別的，只是苦惱福昌老板不肯再除雅片給他了：

寫張契約給他罷？——這話恰恰在心裏響了，而這「寫契約，不要抵押嗎？」的問題又馬上向他提出來了。田地，山嶺，……一切的一切都完了，早已完了，拿什麼去抵押？

他看着坐在床前利用他的煙燈做活的太太，一個早就在叫他猶豫，絞他腦汁的問題又在敲着他的心弦——

她嗎？怪難得！如果換過別的不知要怎樣埋怨了，她連一口氣都沒透過，全村能找出第二個來嗎？上屋李三家的整天拚死拚活，瞎三罵四，叫我來真要命，虧得他忍受刑！

他手肘一撐，坐了起來。他嘴裏咬着煙斗：「那末，就這樣罷！」——究竟怎樣，却沒下文。只有階下的虫聲，和他太太的剪刀聲，被那香煙滲透的沉默的空氣，連繫

着，面隔簾相和。

「那末，就這樣罷！」——依舊咬着煙斗，依舊沒有解釋。

老婆，脫衫換衫的一樣，有錢有世界，再像樣的也可。要倒，有什麼要緊？拾兒，看樣子將來也怕有希望的，我怎能丟棄他呢？

他又看了一下爲他解救了今晚的癡厄正在替人家的孩子趕做鞋子的太太，彷彿感到慚愧似的吐了口氣，又重新躺了下去。

她是多累呢！命裏註定有孩子，終歸也是有的。現在拾兒還不過三歲，怎容易熬得長大？自己又一點也不能作

什麼都要她設法，如果她走了，一杓水，一碟菜，就得自己管理，——這怎麼合算？

「我想把拾兒賣了！」

「你說什麼？」他的太太抬起了雙滿藏溫柔的眼睛問。

「我說，剛才六叔來說，二百塊錢把拾兒過繼給阿光！」

「你真是——」

「真是」什麼，她還沒有說出，一陣心酸把她的舌頭噤住。她哭了。不知怎的，他那對深陷的眼睛轉了一轉，眼眶就潤濕了！

(未完)

## 燈下談叢 (續)

劉枕濤

### 四 現代青年的煩惱與出路

處在現代的青年，沒有一個不覺得煩惱的。幾乎可以說，「煩惱」就是現代青年的命運。

現代青年的第一種煩惱，就是教育問題所掀起的。一方面，普羅階級，因爲他們的財富都被生產手段所有者所掠奪了去，沒有錢，無能力來創辦自己的教育，而不能不俯首去接受那資本主義的教育；但因爲經濟的關係，却又不能全體去接受。他方面，資產階級也不能個個人都有機會去享受那適合於他們的階級性之現代的教育，例如倒霉的小資產階級。雖然求學之道，不一定要受教育，可以到圖書館自己去找尋，但在那「找尋」時期的生活費，亦非一般人所能提供。人不能空着肚子坐在圖書館裏看書

。因爲精神上的資料，不能變爲肉體上的營養物。何況那圖書館又不是一般人都能夠利用的呢！

就退一步說，如果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機會，但現在的教育也不能滿足人的慾望。現代的學校教師大都是資本主義的學者。現代的學校課程，大都是資本主義的課程。資本主義的學者，只能教我們如何去妄想事物，不能指示我們怎樣去認識事物。資本主義的課程，也只能給我們以零星的智識，不能示我們以事物的聯繫，現象的理法。真實的學問，完全要靠我們自己去探尋。但，我們爲着要去探尋真實的學問，多買點參攷書籍或結合學術團體，在現制度下，我們就會因此而喪失了生命，或喪失了自由（坐獄）。若進一步爲着真理的實驗而去實踐，那更不用說，我

們就會由之而身分兩段了。

這樣，那能不使現代的青年不煩惱呢？！

第二種煩惱，就是生活問題和戀愛問題所給與的。在資本主義統治下的社會，金錢是萬能。任憑你有多大的本領，如果沒有金錢，死日就在目前，更不用說，你的本領沒有作爲的餘地。現在的青年，大多數是善良人們的兒孫，沒有百萬家財，當必須找一種辦法，掙點錢，以維持生活。這種辦法，一般地說，就是職業和做官。現在的官吏，不用說，是我們的敵人。我們青年當不願走入這汗醜的官場。即欲染指，也非一般無錢無勢無人面的我們青年所能爲力。做官不是辦法。說到職業，找到也不容易，勿論相當不相當。因爲資本家斷不允許爲着我們青年而犧牲了他們對於資本主義到了第三期即崩潰期的恐慌所表現出來的緊縮政策的。現在被資本家的緊縮政策所解雇出來的失業工人，有四五千萬，漫布着世界的野際，就是一個顯著的證明。沒有受過多大教育或根本沒有受過教育的青年，只有加入失業隊伍裏去的一條路，固不用說，是鐵一般的事實。即受過高等教育青年，也一樣是「此路不通」。就退一步說，萬一找到職業，那或者學非所用，或者工作的機械，或者待遇的慘酷，也够青年煩惱了。

生活問題不能解決，從而戀愛問題也就無法談到。因爲在資本主義社會，一切都商品化了。戀愛當然也逃不了商品化而結合在金錢上面。我們不能從「窮光蛋」的生命史中找出一段戀愛的逸事來。同時，我們能够看到或經驗到，自己熱懷裏的愛人說不定明天就變爲人家的情侶。雖然愛情說是神聖，無條件的，但是經濟不顧人的人們，也是

沒福享受。

第三種煩惱，就是意志不能自由。現代的社會是無組織的。因爲無組織，那發生於無數個人的單個意志之交互錯綜混合融化的社會現象，不特不適合於各個人的意志，而且違反各個人的意志，以致各個人都感受社會自發性的壓迫。比方，在一個國家中，無數工業家的由各自的「發財」目的而表現出同樣的要求更多利潤的意志，交互錯綜起來，結果就是生產過剩，市場充滿，那些工業家也就跟着破產。這樣，結果來了一個與意志剛相反的「破產」，那有不使人感受到社會自發性的壓迫而起煩惱呢？！

以上所說的三種煩惱，就是現代青年一般地所能感受到的，所常感受到的。這煩惱既經催毀了我們青年的人生意義了。有好多青年爲着找尋人生的意義，而嘗試了二種方法——自殺與投降；去擺脫這煩惱。但因爲方法錯了，結果煩惱仍然煩惱，而人生意義也不知天上人間。其實，治病必須明其病源所在，從而下祛滲病源的藥，而後病才能見愈。同樣，欲擺脫此煩惱，必須探究此煩惱的癥結，從而設法去除此癥結，然後煩惱一去，人生的意義就立即輝耀眼前了。

那末，這煩惱的癥結是什麼？又怎樣去除此癥結呢？簡單地說，這煩惱的癥結，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私有財產制度。欲除此癥結，我們青年就必須有這團結的精神，犧牲的勇氣，來推翻這現實的高壓！把資本主義社會推翻了，把私有財產制度毀滅了，那使我們青年煩惱的教育問題就得解決，生活問題和戀愛問題也就失了問題性，同時我們的意志也就由必然到了自由！青年們努力吧！出路就在眼前！